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施　華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三

宋 呂中 撰

英宗皇帝

治平四年

即帝位

嘉祐八年四月即皇帝位上不豫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上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失常度左右共為讒間遂

成隙太后對輔臣常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曰臣等只在外見官家内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且不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司馬光言皇帝非太后無以君天下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萬一奸人離間者當立行誅戮

治平元年五月上康復韓琦取十事稟上上裁決悉當琦即詣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請太后撤簾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能復辟誠馬

鄧所不及八月竄內侍任守忠醞造語言交鬭兩宮一日琦出空頭勑一道命歐陽修趙槩簽之琦坐政事堂立守忠殿下曰汝罪當死謫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填與之即日押行琦以為少緩則中變

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所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亦不足以辨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正笏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蓋自慶歷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磐石介詩美琦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動中事幾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與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其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與

宰相　樞密

嘉祐六年韓琦曾公亮並相至治平四年八月韓琦免

凡七年

嘉祐八年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同平章事上始親政

七月初臨殿

英宗享國之日淺然自臨政以來所用之臣皆君子而無小人以參之處宰執之地則首得琦次得弼與參政之列則前有修後有槩居經筵則有公著有劉敞擢諫議則唐介為中丞呂晦為知雜范純仁呂大防為御史我朝用君子之盛惟治平為然至此然後

知慶歷嘉祐涵養作成之功

臺諫

治平元年閏五月以唐介為御史中丞上謂介曰卿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左右也

三月以吕晦為御史知雜晦以常言中丞賈黯辭職黯奏曰御史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其人方正謹重若得與之共事必能協濟詔以諭晦晦乃受命

六月親擢御史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吕大防為監

察御史内出名而命之

此即仁宗言臺諫必由中旨詔毋以輔臣所薦充臺諫之意也蓋諫臣乃人主之耳目出於宰相之進擬則為宰相之鷹犬也今皆由內出其名以命之而非出於左右之所舉此治平臺諫之權所以重也此治平臺諫之爭所以激也

治平三年正月解呂晦范純仁呂大防等言職晦累疏乞從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禮皆不報乞免

臺職又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畧曰琦請議濮王禮用漢宣光二帝故事稱皇考本非陛下意皆琦導諛之過也又與純仁大防等合奏論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陷陛下於過舉之譏韓琦飾非傅會曾公亮趙槩備位政府茍且依違伏請下修於理及正琦等之罪三月解傅堯俞等言職與呂晦言濮王事家居待罪司馬光言臣等六人共論濮王典禮今堯俞等皆補外獨臣尚留乞早賜罷黜凡

四奏不從

自慶歷以來臺諫之職始振自治平以來臺諫之權始盛蓋慶歷言者直攻大臣深斥其過畧不為之掩護而元老宿望受之亦不愠也以為臺諫之職當如此迨至治平濮邸之事不過議制禮耳臺諫執政交相爭辨歐陽修又以稱親為禮而不改是皆不為苟同而為君子之爭也然臺諫爭之不得氣激詞憤遂詆為小人而修不堪其忿亦以羣邪詆之即一時之

禮議而遂誣其終身之大節使人主從修言而逐臺諫是逐君子也使人主從臺諫言而惡修是亦逐君子也甚至政府臺諫之相攻自治平始而熙寧其流弊也安石之辨遠勝於修而諸君子席治平臺諫之勢以臨之安石惡其如此故以濮邸之議稱親為是又以為臺諫政府相攻之風不可長也安石力詆諸賢為流俗小人豈真以諸賢為流俗小人哉而臺諫攻之略不掩護亦豈真以安石為小人哉惡聲至必

反之此閭里尚氣之態而朝廷之上亦為之宜乎二
黨之不可合也

經筵

嘉祐八年十二月初御經筵召呂公著侍講論語劉敞
侍讀史記
越明年四月上諭侍臣曰方日求講論侍對未食必勞
倦自令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
治平元年九月詔曰御經筵呂公著司馬光言陛下始

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顧不惜頃刻之間日御
講筵從之
此即仁宗夏日亦御經筵之意
濮邸　親族
治平元年六月增置宗室學官睦宗院都講謂宗室當
以親族尊卑為序與講官分賓主
宗室學官正講席自此始
二年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英宗所生之父宰相韓琦等奏請

下有司議司馬光奮筆立議畧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
復顧其私親孝宣不加號於衛太子光武不加號於南
頓君至於哀安桓靈自旁親入繼皆稱其祖父此犯義
侵禮不足為法至是又言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王珪
勅吏以光手藁為按歐陽修言珪議非是中書奏漢宣
光武皆私父為皇考太常范鎮率禮官上言既考仁宗
又考濮王其義未當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
奏知雜吕晦亦言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

珪議為定

人之言曰濮邸之議當以稱親為非稱伯為是以歐

陽修之言為非司馬光之言為是然以禮考之稱親

固非矣稱伯亦未安也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

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

義人生之大倫不可得而廢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

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是以先王

制禮既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疎而皆

為齊衰朞以别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修稱親之議其失禮固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卑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爵但如朞親等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别立殊稱若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

史館

治平三年以蘇軾直史館上在藩邸聞軾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軾遠大器也在朝廷培養使天下畏慕降伏令驟用之人情未必為然上曰與起居注可乎曰記注與制誥為鄰不若召試館職上曰未知能否故試若軾有不能耶琦不可乃試而命之他日歐陽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乃君子愛人以徳也

敬天變

治平元年五月親出禱雨始幸相國寺醴泉觀

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上降詔責躬夜批出言淫雨為災專戒不德

前輩謂祖宗愛民勤政未嘗有所遊幸就或有之非幸天章閣以觀書即幸寺觀以禱雨意不在於燕樂也宜其朝無缺政民無失所此皆憂勤之所致與

募民兵

治平元年十一月判陜西義勇韓琦奏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

而有物力資產即唐之府兵也今刺義勇止刺手背不復刺面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陜西五户三丁之一刺之總得十五萬六千餘人司馬光言議者但怪陜西無勇軍而不知陜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既斂農民之粟帛以贍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至中書與琦詰難琦無以對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卒以為常如光之言矣

慶歴之時詔刺陜西義勇方平曰不可韓公曰可治

平之時詔刺陜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盡忠而籍民為兵猶莫之免良以省費而用足也然弓手之刺卒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寇何韓公之慮不及張公耶義勇之刺其後運糧戍邊卒以為常何韓公之慮不及司馬公耶曰張公司馬公之慮誠是矣而韓亦未可深貶也石壕之詩公蓋誦之久矣彼誠見漢唐調養之弊故欲收拾强悍者養以為民兵則良民可以保其相

聚之樂公之慮及此又安得以一時之見盡非之哉

治平二年正月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

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不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

膏血無涯臣願斷自聖志罷招禁軍訓練舊有自可備

禦

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

此者此荊公所以欲行保甲法而盡廢正兵也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三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四

宋 呂中 撰

神宗皇帝

熙寧十年 元豐八年

即帝位　親政事

治平四年二月上始親政韓維言天下大事不可卒為

人君設施自有次第惟當謹重

寛仁之主常失之不為剛果之君常過於有為是時安石未召也而維之言及此矣觀仲淹在慶歷之時猶以為事有先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況當神宗有鋭然必為之志

持心　治國

治平四年以吕公著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辭上疏論治心之要三曰仁明武論治國之要三曰用人信賞必罰曰臣常以此六事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又以獻

陛下平生所學至精至要者在是

二公皆元祐之首相然不一二年而光且死矣使其預相於神宗有為之日則移元祐之治於熙寧之時嘉祐治平之盛有接續而無間斷矣

尊重臣

治平四年王陶罷中丞陶奏韓琦專權不赴文德殿押班上命光與陶兩易其職光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為侯宰相

抑班即受詔矣

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似其心實異天下之人知惡權臣之專而重臣亦不容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有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無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不類亦已過矣國家置臺諫以察政府固所以防權臣然韓琦之在當時乃重臣非權臣也宰相不押班其事久矣王陶遽劾其專權何哉

選監司

治平四年罷監司長吏選上曰朕見祖宗百戰并天下念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

熙寧未改元之前則選監司長吏所以為民也安石既得政之後遣提舉長平使者所以擾民也

參政預宰相省閱文書自唐介始

熙寧元年以唐介參知政事惟宰相省閱文書介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不與知上若顧問何辭以對公亮乃

與聞視遂以為常
祖宗置參政以貳宰相而已太祖患趙普之專權雖
令知印押班以分其權而薛居正終不敢與普抗坐
王欽若在政府魯宗道常與之爭事欽若曰王子明
在政府時不爾也宗道曰公若能為王文正宗道安
敢不服蓋欽若以奸邪當國非宗道敢抗宰相也故
攸參政之職者前有宗道後有唐介然當時為宰相
者幸有曾公亮也至安石為參政則奪宰相之權為

宰相則奪參政之權矣

正官名

元豐二年九月正官名初建官多循唐制宗省長官雖除侍中亦預政而以平章事爲宰相之任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垣不專諫爭史館不修記注總計有司封駁有司而審刑各有院凡臺省司監往往以他官兼領故議者多以正名爲請李清臣亦言官與職不相準差遣與官職又不相準勛階爵秩又皆不相準乃

置詳定官制局於中書命張璪張誠一領之詔曰今欲使臺省司監之官實領職事空名者一切罷去而與之階因此以制祿改侍中中書令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大中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光祿卿至太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六曹前行中行後

行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前行後行中行員外郎為朝請朝散朝奉郎侍御史左右起居舍人司諫亦如之凡三等左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丞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著作郎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宣德後改為宣教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大理評事為承事郎校書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大中大夫至

承務郎並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大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請大夫止俟朝議大夫有缺則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爲額選人磨勘並依吏部法遷升朝官依新定例

國家懲藩鎮之弊朝官文臣出外領寄郎曹卿監皆爲虛名特以是寓禄秩班位序而已太祖之意大要假其名而責其實責其實而畧其名元豐官制歸昔日之名於實而取前日之寄焉蓋祖宗官制之實其

係於大體者有一其關於節目者有三國家寵任宰相非他官比雖置參政而居正等終不敢與普抗則三省之事會歸於一天下錢穀自銖粒以上悉隸三司自新制之行每省各有一班可否不相預聞命令之下殆遍歷三省凡數日方至上前神宗已厭其稽緩元豐末首用呂公著之請使三司同班奏事分省治事而後向之散為二三者始合為一此其綱維之不紊其係於大體者如此舊制尚書侍郎有六部其遷

不等今六部尚書以一銀青光祿統之六部侍郎以正議大夫統之是十二官並為兩官矣此其資格之甚嚴其闕於節目者一也舊制進士為一等世賞為一等雜流為一等且進士出身應屯田世賞遷虞部雜流遷水部今以一朝奏該之矣此其流品之無別其闕於節目二也祖宗時天下之官在內為主判出外為奉使非罷免則皆奉朝請給其官之俸則遠官不衣食於州縣自新制之行削去主判奉使之日兩

京官之罷免者始衣食於州縣而州縣之財始耗斁於廩稍之供億矣此其俸祿之濫其關於節目者三也綱維不紊節目隨舉則雖循唐五季之名而無害於善治綱維茍失節目隨壞則雖倣成周之制而無補於天下之事亦惟其實而已

定官制

元豐五年四月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仍兼門下中書侍郎改參知政事為門下中

書侍郎以張淳張璪為之置左右丞以蒲宗孟王安禮為之

建官之制不惟其名而惟其實不惟其官而惟其人君子觀元豐五年官制之成左右僕射之名初正也而以王珪蔡確為之則有忝於左右僕射之名矣觀正和三年官名之正太宰少宰之名初立也而以何執中蔡京為之則有忝於太宰少宰之名矣

建儲

元豐七年資治通鑑成初官制將行上自為圖帙定未出先詔輔臣曰欲取新舊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又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此神宗悔熙寧之失而開元祐之機是則確珪為相而師保之任欲付之司馬光呂公著者貽厥孫謀之意深矣

求直言

元豐三年求直言王安禮上疏大臣是非好惡有不遵

諸道乘權射利者不察主上恵愛元元之意用力殫於溝瘠取財究於園夫殆有以召天變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應天以實者上嘉嘆他日上曰王珪必欲使卿條具所以朕謂大臣當宣導下情不應沮格人言以壅蔽人主今以一指蔽目雖太華在前不之見也近習何以異此朕今信卿卿第言之

熙寧之初言者何多熙寧四年以後言者何少當七年因旱求直言也鄭俠以監門而敢抗宰相猶有爭

新法之風故當時罷保甲停青苗退安石而俠之言猶得而入也至八年因彗星而求直言安石先倡天道遠之說而人言不能入矣彗星復見直言之詔復下當時敢言者安禮一人而已且為王珪所沮直言之氣塞矣

熙寧七年旱求直言熙寧八年十月彗出軫求直言講義並見後

地震

治平四年京師地震公亮曰天裂陽不足也地震陰有餘也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小人者君子之陰皆宜戒

國家自建隆以至治平猶一陽之復而漸進於正陽之月也自熙寧以至靖康猶一陰之月而漸進於純陰之月熙寧之初其陰陽升降之會與曾公亮因地震之變而進陰陽之說愚以為小人之陰夷狄之陰皆胚胎於此矣

九月韓琦罷



河決

熙寧元年河決（恩冀等州）至和二年修六塔渠河入橫隴故道歐陽修言賈昌欲復故道李仲昌欲開六塔臣皆謂不然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堤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朝廷卒從仲昌議蓋文彥博富弼主之修又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役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沿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明年六塔渠決李仲昌編置至是宋昌言請修六塔舊口並二股導

使東流徐塞北流初商河決自魏之北至於海是謂北流嘉祐末河流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乃命光相度二年光入對卒用昌言說

當時安石主遽塞北河之說知温公異議矣漳河滹沱之役始此

水患

元豐四年河決澶州復北流上曰水之就下者性也今以州縣為礙致遏水勢若以通觀則水未常為患但州

為水之患耳順其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

河決之議當從東流而北流為非不知東流決則轉而東流其勢未有已也至謂河決之議當以神宗之

聖訓為是蓋禹之治水所以能行其所無事者以不與水爭地也河出大伾以二千餘里之地疏為九河

此即徙城邑以避之之意也

星變

元豐三年彗出太微垣占者以為京城有兵

京城之禍雖見於靖康而其兆已見於此日矣亦不待驗之天也吾觀安石之所教小人日新月盛新變之法日增月益安得無中原之禍哉

兵將

熙寧七年九月團併諸路將兵上謂輔臣曰祖宗之兵卒是二三年一出戍相屬於道故將不得專兵不為將用以革藩鎮之弊承平日久不可戰至是乃部分諸將總隸禁旅使士知其將將練其士謂之將兵河北府界

京東京西凡三十七將陜西五路四十二將元豐四年又詔團練東南路諸將為十三將總天下兵卒九十二將按兵志元豐之籍禁軍六十萬有奇廂軍二十二萬有奇

司馬光曰州縣者百姓之根本自古以來置州牧必嚴其武畧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國家以來置總管都鈐轄都監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常不

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今建議別置將官使之専切訓練州縣總管以下皆不得關預夫設官分職上下相維令為州縣之吏為總管等官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將哉此置將官之弊也

兵費

治平四年种諤復綏州司馬光上疏極諫取綏州凡費

六十萬西方用兵蓋始此

此安石未得政府之時猶未主開邊之議也史臣曰祖宗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初開并門非疲非棘北棄幽都西捐朔方四夷咸賴熙寧始務開拓未及改元种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取徼誠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等四寨雖以河東邊七百里之地與遼人而安石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紹聖遂

乘勢取討自三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崇寧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即夫鍾傅邢恕胡宗曾孝序之徒鑿空駕虛馳騖乎元符封域之表迄於宣和立靖夏制戎制羌三城雖西事粗定北事踵起最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甫及五歲禍亂遽作中原板蕩故疆淪喪矣

財用

元豐元年置景福殿有恢復幽燕之志御自製詩以揭之

元豐三年十一月置封庫財用舊有三司自安石始持冢宰制國用之說遂分三司權凡稅賦征榷常貢之利歸三司而摘山煮海鹽場坑冶絕户沒官禁軍缺額皆號朝廷封樁儲積羸羨是年於司農寺南剏元豐庫貯之以待非常之用

安石以常賦歸三司而厚儲蓄於司農安石何見哉

我神宗亦有私藏之地也蓋自太祖積藏之金帛以為復幽薊之謀此其志至子孫不忘也上自初即位种諤取地而無功韓絳用兵而失利上亦憤西戎之桀傲而慮財用之不繼安石知其意故置條例司講求財利厚蓄邦計而為用兵之地所以新法之行人言不能入蓋安石有以入上心故曰安石之興利亦得以開邊用也

周濂溪之學

熙寧六年周敦頤卒初授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為南安司理程珦知其道命二子顥頤往受學南安獄有囚不當死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往告逵弗聽委手板出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移郴及桂陽皆有治績知南昌縣人迎喜曰是前辨分寧縣獄者蓋不惟恐以抵罪為憂實以汚善政為耻有太極圖通書傳於世黄庭堅詩以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亦深服其言

朱文公曰道之在天下未常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晦有明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及也孟軻没而此道之傳不續更秦及漢歷晉魏隋唐以至於我宋藝祖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然後氣之清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嘿契道體建圖屬書撮極理要當時見而知之者有程氏遂廣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明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

然畢貫於一嗚呼盛哉非天之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邵康節之學

熙寧十年九月贈邵雍官雍衛州人刻厲爲學夜不枕席者數年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行隂陽之消長以達乎事物之變然後沛乎其順浩乎其歸後徙於洛雍之學得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至於純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所自得程顥嘗曰顥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子厚堯夫君實也

濂溪之心學得於太極圖而通書所以發太極圖者也堯夫以易之數推古今之治亂存亡及人之災祥休咎無毫釐差謬蓋其器識弘遠學問淵源胸襟洒落有得於中者甚大故思致如是之幽遠真命世之人傑也此章子厚邢和叔之徒欲傳其學而卒不授之宜哉

張横渠之學

熙寧十年十二月張載卒康定用兵時年方二十上書

謁仲淹仲淹曰儒者自有名教因勸讀中庸載猶未足於是訪諸釋老之書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六經嘉祐初見二程子京師共語道學之要乃涣然曰吾道自足何用旁求上嗣位之二年召見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退居横渠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立言謂之正蒙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嘗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曰仁者必自經界始

斯文未墜正統未傳實濂溪導其源横渠浚其流先生之學以樂天知命為本以尊禮貴徳為用以大易中庸為宗以孔孟淵源為法其宗且遠者既得其要明井田宅里之制陳學校之法與夫定婚祭之儀裁古今之禮其近且粗者又極其備體用該本末具呂大防謂其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張順民謂其學際天人罔不究通皆有見而云耳抵掌談兵初志實鋭一旦惰然名教之樂屏居講授敝衣蔬食脫屣於利禄

之塲力行自信不負所學以鍼砭新法之謬維持正道不溺他好以障隄神怪之妄秦漢而下其有能臻斯理者乎

司馬光資治通鑑

熙寧元年進讀資治通鑑光曰儀秦縱横所謂利口覆邦家者元豐元年資治通鑑成御製通鑑序

自昔師保之臣未常不陳前代之得失以為人主鑑者故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下

至漢唐進言者借秦為喻以隋為監自經筵之上讀史讀治而不讀亂故前車覆轍後來並轡而不悟國朝石介祖禹各有唐鑑不若通鑑集一千七百年之事為備也賜名曰資治通鑑以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資其益於治道通百代之龜鑑云耳故熙寧元年進讀因蘇秦而論利口之覆邦家則事辨給以欺人主者得無愧乎熙寧二年進讀因曹參而論守法則以祖宗為不足法者得無愧乎熙寧三年因賈山而

論從諫則以人言爲不足恤者其無愧乎事事而親之物物而釋之公之有助於當世者亦可知矣然人主之所不喜小人之所不便也崇寧奸臣請毀唐鑑蘇黄文集又欲毀及此書所幸有御製在也

富弼遺表

元豐六年閏六月富弼薨遺表言選輔弼議論之臣貪寵患失柔從順媚之徒豈可比而近之又言天下之大非智力可周惟誠意可通也若夫要道則在陛下聖心

之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不同耳弼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

觀富弼言天下之大非智力可周惟誠意可通此伊周輔相之要道而管商之所未聞也一言興邦是誠在此

安燾條諸司格式

元豐六年七月以安燾同知樞密院燾嘗條上諸司格式

上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曰格立於此而使彼之效

曰式禁其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修書者要

當知此若其書全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

諸老君子致仕投閒

熙寧六年三月文彥博致仕時判河陽府與富弼等

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已而圖形

妙覺僧舍號洛社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及六十亦與焉

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告老矣升降消長之會

過此甚可畏也

蘇軾以詩為小人誣謗

元豐二年太皇太后曹氏崩貶蘇軾坐軾詩出罰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八人李定言軾自熈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吳充見上曰魏武猜忌而能容正平陛下法堯舜而不能容蘇軾何也上曰朕無他意行且釋之

摭蘇軾之詩以為怨謗君父此小人攻君子之常態

至於復摘蔡確之詩以為毀黨帷何耶此縉紳所以
受無已之禍也

禮樂

元豐五年十一月景靈殿成初行酌獻禮
胡致堂以叔孫通請立原廟謂為啟人主致嚴於原
廟而簡於太廟此言所當考也

元豐六年正月朔御大慶殿用劉几新樂
國朝至是凡三議樂王朴定於乾德而聲太高李照

胡瑗阮逸議於景祐而聲微下至是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乃以秘書院監致仕劉几議樂而用李照樂加四清聲其後反復更革卒不能正王朴之舊善乎韓琦之言曰樂音之起生於人心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海内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也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四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五

宋　呂中　撰

神宗皇帝

論安石才學

治平四年以王安石知江寧府曾公亮曰安石真相才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收備見迂闊用之必亂紀綱以安石為翰林學士奎曰安石文行誠善上曰當事

何如奎曰恐迂濶上不之信初公亮薦安石唐介言安石好泥古而議論迂濶如後使為政必多變更以擾天下還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擾諸公自此當之耳安石參知政事初上問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侍從獻納其選也安石為人少容恐不可為相安石為執政士大夫以為太平可立致中丞呂誨論之光曰命下之日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安石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已觀其言則美施於事則疎為從官猶可登政

府則天下必受弊疏奏罷中丞

司馬溫公曰常嘆先見不如呂獻可然獻可疏安石於參政之時不若吳奎唐介之見於熈寧初召之日矣吳奎唐介見於熈寧又不若蘇老泉之見於嘉祐也然安石之心不惟諸公知之仁祖知之矣葢安石之法可以用之於一縣而不可行之天下安石之才可以備侍從獻納之選而不可以為參政宰相者也

論安石坐講之制

治平四年十月開經筵王安石侍講因論禮記之非詔勿講故事講官得坐自孫奭以仁宗尚幼因請立講明年公著安石請如舊制龔鼎言侍臣見天子應對顧問不得安坐

坐講之禮安石建議之第一事也元祐復以程頤之請而議者不以為是范祖禹進第學書亦言安石坐講之議為是蓋世儒以尊君為說而不暇於自尊耳儒者固不當自尊而在朝廷則尊君在經筵則尊道

亦各當其理耳蘇頌等議令侍講說舊儒章句之末非有為師之實呂誨之說曰執經在前非傳道也夫人主問經於儒非求其解章句而已設是官者固將以待天下之有道也雖一時儒生未有可師之人而是官固所以待天下有道者可師之位不可以宰相非伊周而待之以常僚也安得不為安石所笑而謂之流俗哉然而安石所以告於人主者則大異矣春秋萬世之大法而安石以為漢儒之書是以不講春

秋矣禮記先儒之格言而安石以為破碎之書是以不講禮記矣當時經筵之上所聞一經之所說周官六典之所謂賦斂財賄者往往飾其文以講於上前若是而曰傳道可乎故必若程頤范祖禹而後可以無愧於坐講之議矣

安石變法

熙寧元年四月王安石入對上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如何對曰當以堯舜為法

太宗所為不盡合先王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安石曰願以講學為事退而上疏曰伏惟太祖躬上知獨斷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折夷狄內平中國除苛賦止虐刑廢强狠之藩鎮誅貪贓之官吏此所以百年無事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寛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始終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持惡吏之殘擾寧

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偏聽之說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州縣無敢暴虐擅發調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遠人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於今日者此未嘗妄殺一人妄興一役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其自謹厚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公而平之效也募天下驍勇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

將以馭之而謀變者輙平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吏非有能吏以勾考譏其理財無人也而竊盜者輙發凶年饑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譏其恤民無政而寇攘者輙斥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賄賂一有奸慝隨即上聞貪邪横猾閒或得用未嘗得久譏其未能盡去小人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聽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諫升擢之下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者

譏其未能盡用君子也此固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寛仁恭儉忠恕誠慤之效也此褒仁宗而實貶之然仁宗大德安石自不能掩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譏其不任大臣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譏其講學具文出而親政不過有司之細故譏其親細務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譏其不復古制一切因仍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譏其術弊

法君子非不見貴而小人則其間正論非不見容而邪說亦有時而用此流俗之所以發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說吏學校貢舉之法自此發之以科名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用人者取新進自此發之監司無考察之人守將非揀選之吏分遣使置提舉自此發之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欲定考課之法而游談之衆亦得以亂其真故有國兒之論徒養望者多得顯官而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此慶歷治平諸公所以逐也農民擾於徭役而未嘗特

見優恤此免役法農田令之始又不為之置官以修水土之利故遣使修水利兵士雖於疲老而未嘗申勅訓練并營自此始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置將官自此始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治置保甲自此始宗室則無教訓選學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宗室補外官自此始至於理財大抵無法此一句安石變法之大意也然特見於其後安石之深謀有在矣故上再三詰之而終不對也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既非夷狄昌盛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

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其後紛更政事皆本於此

安石祖宗不足法之論始於此然安石嘗謂如太祖剛健能斷大事不牽流俗衆議此所當法也其後因論併營事安石曰五代兵驕太祖所見與常人同則因循姑息終不成大業論劾官吏事曰太祖敢於誅殺論人主作威福則曰太祖盡誅川班所以消人臣悖慢之氣而長人主威權則安石所謂祖宗不足法者大抵指仁宗而言而猶欲法太祖之剛斷也然太祖變五代之法特

變其大意而事體頓異今安石但言太祖之剛斷而不知太祖之大意但言削藩鎮馭將帥之威權而不知結民心伸士氣通下情培國本使建隆之剏造亦如熙寧之紛更則事無可成者矣法太祖當法其大意安石則言其雄斷而已論仁宗者當論其大德安石則言其弊政而已夫祖宗之法既行久不能無弊學校貢舉也科名資歷也監司郡縣也考績課試也農之貧兵之冗財之匱官吏之貪者慶歷諸事之所欲變而不遂者至

今以為恨况其後世又數十年其弊當益甚議者以為當變安石之變法不可謂非其時而論本朝之弊亦可謂當其情也以其操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故其所變之法但纎悉於節目而尤注意於理財之一事此其所以禍天下也然安石布置施設亦有素定之規模隨用而隨施之此其所以能惑聖明而欺君子也

書生得君自安石始

熙寧元年四月上問施設之方安石不對但曰講學既明

則施設之方不言自喻矣安石與上論天下事曰陛下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之庶幾粗能有成上曰人皆以為卿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對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

三代以來書生得君自安石始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文帝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徵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智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闘者所謂擇術講學之方雖孟子告君殆不過

是人主安得不信其知道哉神宗詰其施設之方而再三不條對者蓋其所施設之方止於青苗助役之類而遽條陳之則人必不我信故粗言一二而不肯錄進欲使人主之深聽而後舉朝聽其所為也未幾讀吳申謹奏成憲之疏於是謂成憲不足道人言不足聽勞民非所恤嚴刑非所緩人主當示人以好惡當與人以不測且謂勞民重刑三代亦然而安石施設之藴理財之法變法之心盡露矣

役法行募役法皆惠卿所定見十六卷末

治平四年議差役法光言其自罷里正置鄉户衙前而民力愈困役法之議始於此

濬河

熙寧四年濬漳河患財用不足文彦博曰要豐財須省事如漳河累年不開何所妨河不在東邊即在西邊安石曰若使水行地中則有利無害若或東或西利害一也則禹何須濬川初熙寧三年安石主塞河流之議乃

詔劉彛與程昉相度以聞十一月遂詔調兵夫六萬浚之初三年韓璹乞減大河之役錢濬御河六月成功故程昉以功遷遂董漳河之役五年王珪曰漳河人户數十萬人經待漏院謝九月昉等論功遷官安石欲除昉抑班上不許七年上謂安石曰昉修漳河歲歲決修滹沱河又不成安石言昉開漳河有功無害十年河大決詔北京東西淮南等路出夫赴河役去河所七百里外免納丁夫錢

本朝世受河決之患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由山間則不能為大患及出大伾走東北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疏為九河之地禹跡既湮河並為一而特以隄防為之限秋霜霖潦常多陜隘而河道多變移不一有司之所以備河者置隄以限之而已凡岸湄則易摧故聚芻藁薪條支實石而緄之合以為堤其費動用緡錢數百萬累朝備河之策不過如此循河勢之所趨塞河決之所衝不敢盡人力以為之也至

和中以決河商議塞之以開横隴回大河於故道歐
陽修以爲故道已平而難塞安流已久而難回至熙
寧初河決冀遂分爲東北流司馬光以爲河分則爲
患小而安石主塞北流之議北流既塞其決如故然
猶曰河決之不可救也程昉以塞河已開矣漳河開
未畢役而河復決衛州矣水官俱得罪而程昉獨無
罰反使董塞河之役安石且爲昉下而主之益力矣
甚者造杷爪以濬川以爲禹之設法而置浚河司使

行之浚河之役方興而河又大決於澶州矣安石初不知河事特信一程昉耳豈念河北之民哉安石以為開河勞民乃聖人毒天下而民從之使一路之民竭於一宦官之手費盡國用所不論已甚而決汴河之水以淤田而國家漕運之法廢矣由是觀之塞而變之罪大變汴河之罪小而信任宦官之罪大異時童貫梁師成濁亂天下人以為始於李憲之用事孰知起於安石之主程昉乎然至於元祐君子亦主回

河之議安石尚何怪哉

遣使察水利

熙寧二年遣使察農田水利程顥等八人充使

范仲淹十事之中所謂厚農桑者亦以興水利闢田疇為急其與安石之意豈有異哉雖當時未遣使者如安石之紛紛豈知小人奉行風旨而至於穿鑿新意汴河乃京師之司命安石信小人之狂言謂決水於田可以省漕食甚至河北塘濼乃北邊設險而安

石以塘濼為無益數欲廢之本朝恃河以捍虜恃汴以通食恃塘濼以安邊而安石乃於本根之地數出高奇之策以動之此安石之罪大而遣使之擾特其細耳

開邊自此始

熙寧四年以王韶為秦鳳安撫議開熙河仁宗朝琦弼為相凡言開邊者不納王安石用韶上平戎策謂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五年以内侍李憲為河北邊安撫五月

置通遠軍以古渭為通遠為開拓之漸閏七月命章惇察訪河北議開梅山蠻猺開通迎得其地八月王韶復武勝軍改為鎮洮軍十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畧安撫等使十一月開梅山置安化縣六年二月韶克河州九月王韶克洮岷等州上以熙河役兵死亡甚多顧輔臣惻然久之曰此何異以政殺人自開熙河歲費四百萬緡安石率百官賀上解帶賜安石

七年正月熊本平瀘夷得地二百四十里又秦州地五

百里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其後安南之役韶爭之以為貪虛名而受實禍臣本意初不欲令熙河作路岷作州也韶本定計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動兵費財歸過於朝上由是不悅之自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左臂又欲取靈武以斷遼人右臂又用章惇以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言者謂交趾可取

九年十二月命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諸將並聽節制鄧潤甫曰豈可使國史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

元豐四年六月命內侍李憲經制熙河七月命李憲分道伐夏國蔡確謂珪曰上久欲收西夏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知院孫固曰伐國大事也而使宦者為之誰肯為用李憲於蘭州建為帥府十一月詔李憲班師涇原兵出塞者五萬七千有奇歸者不二千人上諭孫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又曰兵民疲弊如此惟呂公著為朕言之

元豐五年夏人陷永樂城徐禧李舜舉李稷死之番漢

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皆沒上覽奏痛哭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不可者在内唯呂公著在外唯趙禼言用兵不是好事耳安化蠻寇邊馬黙上平蠻方畧上曰向者郭逵擊安南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如失入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熙寧八年北人遣使議地界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南畫界東西失地七百里

安石變法之中亦有三變焉其始欲立法度以變風俗不敢言興利也青苗均輸之法詰之猶不行而況市易免行之瑣屑乎此安石之初意也迨青苗既行始興利以理而前日汲汲於使吏者反徐徐而議矣然种諤綏州之議安石猶未之主也韓絳慶州之役安石猶以為未習邊事請勿預議也自翰林以來未嘗一日言及於用兵況主王韶之說而侵宼院之權用章子厚沈起而為交趾南蠻役乎此乃安石初意

之所不喜而中閒之所未暇也故安石興利之罪大於變法開邊之罪大於興利變法者所以爲興利之地而興利者又所以爲用兵之地自李憲而後童貫之徒出矣自熙河用兵而後章蔡得志皆從事於湟鄯之地矣西事初定北事踵起宣和起釁於燕雲自安石取與之説啓之此豈非遺禍於後日哉

理財之意始露

熙寧二年十一月郊治平閒南郊費七百餘萬至是費

九百餘萬曾公亮辭郊賚光等乞減半數月光為王珪安石進呈郊賚劄子光曰國用不足郊省冗費且自近始聽之為便安石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幾何惜而不為未足富國恐傷國體國用不足由不得善理財者耳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弘羊欺漢武之言天地所生財貨百物只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此言豈可據以為質

郊賚之辭不辭未係國家之大體而安石興利理財

之意始露其端於造滕言論之中此條例司之所以置而青苗均輸免役市易之造端也安石始對本朝之得失特致意於理財無法之一辭而初不言其法之事豈一言之後不復語及此哉葢初不言安石恐為上下之所揺動也必上決意任之而始昌言之夫以節用為傷國體然至於放債而取二分之息均輸而罷商賈之利市易賣生苗雜貨免行算商户籠利其傷國體不既多乎安石茍知國體則必不以朝廷

之尊而求小人之利矣必不以大臣之重而奪小臣

之畢職矣必不以廟堂論道之體而下行商賈之汙

賦矣

鬻爵鬻牒

熙寧二年行入粟補官法初鬻度牒

安石理財之策畧見一二矣然徒以啟冗官游民之

禍也

壞風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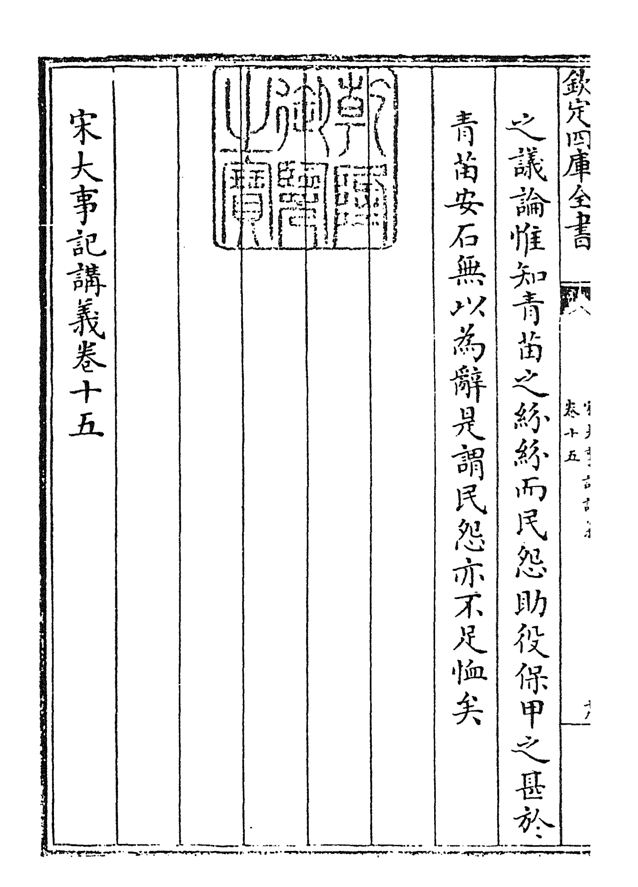
熙寧二年王安石參知政事上問施設何先對曰變風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務禮義廉恥之俗成而中人之不變為君子者少矣禮義廉恥之俗壞而中人之不變為小人者亦少矣

安石之言當矣然所謂變風俗者亦以士大夫循常襲故隨事是非此流俗之不美耳乃凡禮義廉恥之僅存者皆新法壞之又何以為變風俗之具哉臺諫有言則與之敵是大臣無進退也臺諫同已則誘以

美官是小臣無節操也開庶官謁見之門長新進奔
競之路選人授任授以堂除無出身人擢之館選調
改官處之臺諫故當是時得顯官者非言利以刻下
則興獄以陷人也非生事以擾民則開邊以希賞也
仁宗以來四十五年養成忠厚之氣盡為新法所沮
抑禮義廉恥之俗皆為安石壞之而其言乃如是哉
三不足之說
熙寧五年九月曾公亮罷公亮陰助安石而外若不與

同者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已數毀之十月陳東之
罷十二月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司馬光罷出知永
興軍初上諭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
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
恤祖宗不足法館職策問指此三事是何理蓋策問光
所為也光屢請外至是乃有永興之命
安石三不足之說已露於讀吳中奏疏之時然三者
亦有次第蓋其始也不決於前朝之政事則為祖宗

不足法也其中也不決於賢人君子之議論則以人言爲不足恤其後變形於上則又以爲天變不足懼此言非獨一時禍萬世亂也又至於暑雨怨咨之言出而民怨又不足恤矣初行青苗坊市鄉村之愚民但以得錢爲喜歌笑醉飽未知鞭笞追擾之在後也故士大夫之議論多而百姓之怨謗獨少及修漳河之役畿縣之民來訴其害而有司抑遏助役之行畿民突遮宰相自言而猶且蒙蔽當是時朝廷士大夫



之議論惟知青苗之紛紛而民怨助役保甲之甚於青苗安石無以為辭是謂民怨亦不足恤矣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六至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施　華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六

宋　呂中　撰

神宗皇帝

王安石逐諫臣

熙寧元年知諫察吳申奏祖宗法不可變安石詆之罷諫職

安石入朝之初即勸人主逐諫臣其本意如此

罷諫院

熙寧二年錢公輔營救滕甫遂罷諫院公輔乃安石所薦也上問罷之如何安石曰吳申亦直罷

古諫臺未有直罷者自安石始上罷吳申復以吳申例罷公輔自是人不附已者始擠之矣

排中丞

熙寧二年孫覺既降官言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又移牒閤門稱論邵亢滕輔奸邪安石惡輔為

人竟排之時安石為執政也

安石初入翰苑即逐諫官入中書即逐中丞不待行新法之後也

罷中丞　貶御史

熈寧二年吕誨數安石十罪罷中丞安石之行新法始急劉述請留誨曰陛下踐祚方三年已罷中丞不報詔御史有闕委中丞奏舉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始有擢用新進法於是吕公著為中丞依詔薦張戩王子韶程顥皆京官也八月

御史劉琦錢顗言均輸法奏劾安石坐貶臺官劉述亦論安石出知江州諫官范純仁遂極論安石之罪始以興利詆之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遂落職當時若言君父之過矣則將以何法待之純仁求罷司馬因對言臺諫言執政者皆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有所蔽也三年御史程顥諫官孫覺與李常又言王廣廉行青苗取二分之息安石怒

時朝議未有力詆其法者自韓琦條上青苗之書上

始疑之而言者始力矣

罷舊相　用新進

熈寧二年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弼聞安石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所致嘆曰人君所謂性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又言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喜動作生事令所進用多刻薄小人害事壞風俗為甚上問何事弼曰陛下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十月富弼罷

安石之變法始於韓琦之罷成於富弼之罷神宗始

初謙恭敬畏元老大臣之威權太重雖司馬光亦謂主威不立相權稍專琦罷而安石至矣然猶以弼為相者葢由國家之事必謀元老而安石雖賢然終亦新進也弼既求去而聖意始不知所倚矣累朝家法用有才者必以重德叅之太宗真宗用寇準必藉吕端之重望畢士安之清德以鎮之使當時若琦若弼尚在安石雖有更張之失國家大體屹然泰山矣

獲奸黨

熙寧二年知諫院孫覺論邵元不才因言陳升之宜為樞密詔不當引大臣命降官王安石以覺為無罪

當時王安石未變法之時猶有正論也然覺嘗言積弊不可不革安石意助之故力為覺請

引用奸人

熙寧三年十月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先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

耳惠卿奸乃非佳士上曰應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

昔邵康節聞杜鵑聲於天津橋上曰朝廷將用南人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夫欽若當國亦南人也豈自安石始也蓋天禧天聖之時南方之氣未盛所用者欽若一人而已自安石為相所引者皆惠卿之險巧升之之輕易宰相叅政皆用南人此固温公之所慮而康節之所先知也

創制三司條例　置舉常平司

熙寧三年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初安石言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以吕惠卿蘇轍為條例司檢詳文字轍論青苗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十一月置提舉常平司

國初有三司幹利權之法而無大臣總財利之意安石制置三司條例雖有大臣總財計之法而奪有司之利權則非矣夫使條例三司總其綱於大臣而責

成效於有司選三司副判官選諸路發運轉使副均節有司之用度量邦計財之出入則何害乎制置條例哉而安石乃奪三司之利權以歸司農則一司之權分而為二奪轉運之利權以歸常平使者則一道之權分而為二天下之財三司主經費而司農專於聚歛一道之權轉運主上供而常使者專於掊克三司轉運常有不足之憂而司農提舉司獨善有餘之利安石葢以天下之事惟出於我者為是而天下之

財惟出於新法者為己之私有朝廷既得此財又不寬以邦國之經費反諜藏之以為剩餘之物而為異日開邊之用耳當時諸公所以辨之者不過執政不當治財大臣不當稱司三司使副之治財今經百年未嘗闕事夫冢宰治國用則何害於治財名曰制置何害於稱司以為三司未嘗闕事則慶歷以來用度不足已久豈足以塞安石之辨哉

置檢正五房并習學

熙寧四年四月置中書檢正五房公事以鄧綰為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須我為之先是安石言中書乃政事之源欲治法度必先中書急先擇人辦編修條例於是令惠卿與李常看詳中書編修條例自此始上批中書所書條例問已於冊遇事如何省閱以中書條例曾布為檢正布每事視安石即行之或謂布曰當叅政布曰丞相已議定何用叅為俟勅出令押字耳

六年中書五房始置習學

時議者皆言三司條例司不當置而中書條例一司罕有論其非者惟司馬光與惠卿辨於經筵因言中書當以道佐人主焉用區區之條例更委官看詳苟事事檢例則胥吏可為宰相矣司馬光所言特以動安石耳不知安石之意正欲盡破舊例以立法也然三司條例司興財利者也中書條例司立法度者也凡青苗免役保甲方田免行市易農田水利始則屬

於三司條例司後則屬於司農寺凡考課銓選學校貢舉蔭補磨勘試刑法者州縣編類始則屬於中書條例所後則屬於檢正五房當時諸正方與爭論財利故三司條例一司論者紛然不一而中書條例司乃法度之所自出議者不知言其非也始制編修中書條例而宰相具位後置檢正五房而執政具位後又置檢正習學而小臣分大臣權矣此蘇公進策謂有司失職猶其小者而其大臣中書失其政也

增京觀官

熈寧四年增京觀官詔毎限員

此安石欲以處異議者

行保馬户馬法

熈寧二年河南北分置監牧使諸監牧田寛衍為人所買占議者請收其餘以資增廣賦入自是請以牧田賦民者紛然而請監尋廢

此安石所以行保甲户馬之法也

熙寧五年行保甲法八年行戶馬法

養馬於民在成周未嘗不行在祖宗未嘗不用然成周四甸之地而出馬四匹得無擾民聽民畜牧市以本直祥符制也詔能畜馬與免一丁嘉祐令也如是民何憚而不牧之夫何熙寧大臣急於興利一槩取民始不堪矣迨至於民病已極國用復闕於是求之戎狄而設茶馬之職馬市於戎雖不及牧之於官不猶愈牧之於民乎

行均輸法

熙寧二年七月行均輸法命發運使薛向領之内庫錢五百萬緡米三百萬石

均輸者即桑弘羊法也所謂輸於官者有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吏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謂之均輸桑弘羊之法與平準並行安石均輸之法與市易並行以發運為通貨之商賈均輸以通之市易以鬻之此新法之最先行者而論之者舍

青苗而議均輸舍均輸而議青苗夫孰知發運司括東南之利為天下根本之憂哉

行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行青苗法初安石出青苗法以轍言不便而置已而王廣廉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與安石意合

三年二月行青苗錢禁抑配又委提刑按察司敢阻遏當議者亦如之時韓琦上疏上袖琦疏以示執政曰不

意害民如此且坊巷安得青苗而使者强與之安石曰抑配誠有之但絀責一二人則此獘自絶上曰須要盡人言

安石還稱病求分司

知山陰縣陳舜俞自劾不散青苗

熙寧四年司馬光奏災傷地分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知言不用乞判西臺留臺不報上章言臣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又歐陽脩出知蔡州脩言云云見後

均輸以奪商賈之利猶可言也青苗則困天下之農矣此當時所以言均輸者少爭青苗者多也彼徒見夫陝西行之僅足軍儲而行鄞縣又嘗有效不知一州一縣之於天下遠近廣狹耳目所及固已大異安石可暫行之縣縣可暫行之陜西一路而遂以可行之天下乎況民之所急者穀也貸民以錢固民所易費之物於農民下戶尤有害今貸之以其所易費而督之以其所罕得雖官不抑配吏不取吃其傷農已多

矣官之貸之既易常平見存之米民之納之又鬻其田家所歛之粟貸納以錢最青苗之大弊也善乎文公曰其及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主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惻隱忠厚之心真知青苗弊根之所在也

行交子法 三行三罷

熙寧三年河東行交子法以搬運鐵錢勞費也明年漕

司言鹽礬不售害入中糧草之計詔罷之四年復行於陜西罷市鈔或言不便罷之

條例司所建之法終不肯改惟交子之法三行而三罷其始也行之河東乃閲月而罷其後復以鈔法有害邊糴而復行之二歲以無實錢為本復罷之夫熙寧行交子之時猶必以錢為本然後行非但挾空劵以為弊而偽折閲之患在當時猶未聞也中興以來錢幣亦少交子遂不可一日廢徒挾空劵初無見錢

遂為大害然則熙寧之屢廢而不可行者在今一日

不可廢之法也

行保甲上番法

熙寧四年十二月立保甲法上問安石以省用安石對

以減法惟鼓河北陝西三路百姓習兵可省趙子幾逢

安石意請先行保甲法於幾縣五年七月更定保甲上

番法六年曾布修成義勇保甲及養兵修三卷詔頒之

安石欲省養兵之費自熙寧二年併營減額斷在必

行士卒無敢譁者然安石欲議徙冗兵於淮南卒以衆洶洶而止於是行保甲之法而隂以正兵是也然安石始知兵之不勝養不悟藉兵之不必多知民兵之當教不悟五日一教之擾古者民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二丁取一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是農民半為兵也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今特置使者以閲之每一丁閲一丁供送雖曰五日一教然保正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之否則留

之是稼穡已盡廢也然保甲固一時之擾使行之得其人則亦可

壞常平法　鬻廣惠倉

熙寧四年鬻廣惠倉田

為常平本故也常平所積盡散而為青苗不惟常平之法壞而廣惠倉賑濟之意亦壞矣

更科舉法　新經字說

熙寧四年二月議更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經義論

策試進士韓維請議大義十道以文解釋不必全記注疏此新經字說所以立也蘇軾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彌封謄録之法

蘇軾曰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隷未嘗無人況貢舉學校乎雖因今之政而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意則公卿侍從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法而不足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

馬惡衣非食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論策賦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也

行李定三舍法

熙寧四年建大學立三舍初鄧綰言治平百餘年未嘗建大學只假錫慶院數十間設改錫慶院為大學時養士未有論選升降之法至是中書亦言初入大學為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以李定常秋同判監選用學官

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良安石妹婿濤其姪婿佃門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齋授口議旦至學講之安石上書於嘉祐之末謂今教士非其道矣然安石所教者新經字說果合於道乎謂今之取士非其道矣然安石之所取士不過文章利禄果合於道乎仲淹更學校之法則取湖學之法行之安石更學校之法則以李定三舍之法行之學所以明人倫也定不服母喪得罪於名教猶可以立學校法乎

行市易法

熙寧五年三月行市易從草澤魏繼宗之請也凡貨之滯不售者平其價市之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行抵當收息之法以呂嘉問提舉尋以權貨務為市易呂嘉問奏言衆行願出錢乞均稅法

年鎮定州民有所賣屋木以納免行錢者上因役錢市易免行錢之擾安石難之

市易均輸之法相表裏也安石興利之法其罪亦有

輕重青苗均輸助役世以是為安石之大罪猶可恕也何者安石之始學在此而始謀出此也市易免行征利及於瑣屑此皆小人附安石者為之而安石亦以為王政將孰欺乎

立宗室應舉法　立宗室補外官法

熙寧七年立宗室應舉法又立宗室補外官法

熙寧變法惟宗室一事合於人心上問安石曰宗室事何以不紛紛此聖明獨見也而安石巧詞以對曰

比大臣同議而陛下不疑耳即宗室之事以觀之則可知言者非流俗也安石變法宗室一事爲當其次則併營之事亦軍法之所當革者但爲之不漸耳又其次學校貢舉法亦當更改但不合作爲新經字說以驅天下同己耳然此三事議論者少人情不甚相遠也

役法之行皆惠卿爲安石所定

熙寧四年十月行募役法令人出免役錢官户女户單

丁未成丁而免役亦出助役錢皆惠卿所定也

有田則有産有身則有役此君使民民事君之義也然差役之法上等户更互充役有時休息募役之法雖女户單丁亦使之出錢此所以病民也而況於庸錢不除差役如故者乎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六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七

宋　呂中　撰

神宗皇帝

議新法者罷

熙寧三年二月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言先帝嘗出内藏百萬緡助常平倉作糴本前此常平錢穀共及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散盡他日欲立常平法何時得及此數

乞罷除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還九辭詔收還勅誥參政趙抃言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未幾知杭州三月孫覺程顥罷顥上疏曰天下之事本於易簡則無不成險阻不足以言智呂公著罷中丞七月徙歐陽脩知蔡州言田野之民安知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一百文要二十文利必使天下知非為利則但納本錢不納利並不支俵次料謝景温劾軾賈販司馬光乞知許州曰忤安

石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可以不去十月范鎮致仕言青苗不允罷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負二可去重以衰病其可已乎又言李定避免持服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為之罷宋敏求李大臨蘇頌諫院為之罷胡愈王韶上書欺罔以興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孔文仲則遣之邊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孰是孰非言青苗則曰歲得緡錢數十百萬此錢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

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猶魚也財猶水養民而盡其財何異養魚而竭其水張商英為監察御史子厚薦之蔡確為監察亦惠卿子厚所薦也

五年八月貶知諫院唐坰初坰為北京監韓琦愛其才一日上書請斬琦等以行新法安石大喜至是請陛對上殿讀疏乃論安石也凡六十六條慷慨不退懾故有是命張商英罷御史特奏樞密院庭使人樞密使文彦博不入院故也

自青苗之前臺諫雖為安石所厚者是猶安石之公論也自爭青苗之後臺諫雖有不盡附安石者大抵皆安石之私人也青苗之事舉朝爭之助役之事爭者二人而已楊繪劉摯保甲市易免役之事復有言之者及至熙河用兵朝廷亦無以為不可葢自是臺諫乃安石之私人也故嘗謂慶歷元祐之盛臺諫為之也治平熙寧之事亦臺諫為之也然則臺諫治世之藥石而亂世之簧鼓也大臣公則其言公私則臺諫所

逐者君子得其人則朝廷之疾愈非其人則適以生疾矣自熙寧以前臺諫之力爭猶足以見立國之澤熙寧以後則臺諫為大臣私人而立國之澤漸不足恃矣如必欲立萬世之方而不為大臣行私之地則人主所當親擇以盡復祖宗之故事不然未見其益也

嚴刑獄以報私讐

熙寧五年七月治秀州獄貶祖無擇安石以私怨諷監

司誣其過自後多舉詔獄矣四年富弼阻格青苗而亳州之獄起七年詔臺獄竄鄭俠八月詔臺獄又竄鄭俠惠卿曰上鄭俠前後所言皆馮京使安國道之乞付獄窮治京罷政事安國勒歸田里

元豐元年詔臺獄停陳安民等官初曾充在執政府數乘閒言政事非便安石罷充遂相欲便吏會堂後官駁相州殺賊徒三人為失入死罪安民為相州判官求救於充之壻及甫而充之子受囑蔡確窮治其事獄成確嫉

充之子罪太輕上曰子弟為親戚請託不得已而應之此亦相州事卿等但欲攻吴充此何意也

祖宗不以言罪臣子不以責加勲舊不輕用一刑不妄興一獄葢其家法如此自安石嚴刑峻法之意一行其禍遂至於紹聖崇寧之極也幸而神宗聖心寛裕每不俯從安石而安石欲違祖宗之大意則雖屢言而不聽甚至挾持揺撼以必其聽而上意屹然不動也安石請重貶純仁而上命予之大郡欲重貶富

弼而上命落使相熙寧士大夫貶逐之禍豈安石之無意哉神宗之盛德至矣使安石得其行至於熙寧則章蔡而下又當何如幸而若此他日猶不勝其禍使熙寧嘗殺一人則元祐元符之人無遺育矣此皆神宗之賜也

謗法者罪之

熙寧五年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罪之

此商鞅議令之罰而安石亦為之只今未可輕商鞅

商鞅能令必行觀此時則知其心矣葢當是之時士大夫之議論少而民之怨讟多安石不有以平其怨反有以抑其怨天下之口可遏而天下之心其可遏歟

司馬留臺後不敢言新法

熙寧四年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上章曰臣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又不如蘇軾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鎮固請留臺自後絶口不言新法

安石之法大抵以興利為急然其初則曰變風俗立法度而已二月置條例而九月始行法至於三年而後言理財葢安石好名之人也其始亦畏人之議也變法非惡名也安石當之而不辭興利非美名也安石恐之而不遽發其所施行之法常激怒於人言因呂誨一言而行均輸因范純仁一疏而行青苗范鎮詆之以盜賊之法辱之以課塲之名祇激怒其行耳惟呂公著程顥司馬光知其為人之情性公著以故

交為安石所厚者也顥以至誠為安石所敬者也光
以異論為安石所憚者也論者方攻安石之言利而
公著之辭甚婉曰今所施行惟財用一二事而已向
之所議風俗法度亦可擇而行之安石置條例人皆
以為非而明道獨不辭其屬官而爭新法之時獨能
使之心感意動溫公雖安石所忌而人主敬之則義
不可去言不可以太切無益於事而去無益於國故
獨懇懇言之而不為激切峻直之語至於衆方力爭

之時又若默而不言者其言曰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吏力由是閉口不復敢言可謂善處安石者矣因辭樞副之命以感動人主之心又不欲為茍去如悻悻然者熙寧間於道無憾惟此三人餘皆氣激辭憤邵雍程顥所謂吾黨有過者也陸象山所謂平者未一二激者已七八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已分之是矣

諸君子與安石爭論新法

熙寧二年安石求去甚切御史王子韶程顥諫官李常請對言不當聽安石去位蓋猶望安石出而改之也人不知顥者以為安石之黨初呂公著為安石厚顥與子韶皆公著所厚者雖司馬光亦以顥等為黨安石也李常素與安石善安石薦之及公著言罷條例司安石遂不悅安石既出而持新法益堅人言不能入矣於是爭新法始急李常上疏安石請為分析李常不奉詔公著又言孫覺程顥張戩陳襄不當貶韓琦乞罷青苗而戩

尤詆安石之非上因諭安石臺諫言不可失人心安石云所謂得人心者以有義理義理乃人心所悅也今獨流俗不悅耳公著出知潁州安石引韓維代之維辭遂以馮京為中丞以李定為監察御史宋敏求封還詞頭言未有自幕職官處糾繩之地蘇頌李大臨並繳還諫官胡宗諭復論之陳薦又劾定不服所生母喪新法之行言者多以臺官用小人其洶洶如此顥論新法言順氣和亦不甚怒次日張戩厲色抗聲安石笑戩曰叅政笑戩㮈

天下笑忝政何

此皆爭論新法之臺諫也臺諫之盛始於慶歷臺諫之爭始於治平臺諫之衰起於熙寧而熙寧之初乃其極盛將衰之世也其極盛也皆慶歷涵濡灌溉之積治平波濤洶湧之餘也其將衰也此熙寧銷鑠沮退之漸紹聖壞爛息滅之源也自治平以前為大臣者皆以臺諫之言而去治平以後為臺諫者皆以大臣之怒而去而熙寧四年之後為臺諫者皆大臣之

私人也然安石初引故人所厚者在言路其素無士
行亦在不引也吕惠卿最為腹心然不過為條例司
屬官安石之意可見矣所薦引者不附已於是惟引
諛佞者薦之而李定謝景温之徒出矣

王安國非兄安石所為

熙寧四年以王雱為崇政殿説書雱嘗作策三十餘篇
皆安石輔政所施行者王韶言洮河事亦雱素志也故
安石主之以王安國為崇文院校書常非其兄所為屢

諫不聽召對上問以安石秉政如何對曰但恨聚歛太急知人不明耳雱安石子也

安石之學尚不能同其弟況天下同己乎雱以父之道光於仲尼安石以子賢為崇政殿說書子聖其父父賢其子而謂他人皆為流俗宜哉

數安石十罪

熙寧二年呂誨數安石十罪罷中丞講義見前卷

鄭俠圖獻新法不便奏乞罷以銷天變

熙寧七年旱求直言韓維言動甲兵危士民匱財帛於荒夷朝廷行之甚銳至于蠲租稅寛負逋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而不敢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于養人猶愈過于殺人也河東北陝西饑民流入京城監門鄭俠盡其圖且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類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皇皇不及之狀為圖而獻者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安石固乞避

位不許乃詔韓維孫永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于商稅而青苗免役亦權罷𦒿姦切𦒿治俠擅發馬遞詔劾其罪司馬光自判西京留臺絶口不言時事至是讀詔下泣復陳六事言青苗市易免役開邊保甲水利四月權罷方田又放免編排保甲是日雨

新法不合衆論衆論可以流俗排也不合舊制而舊制可以弊法詆也不合民心而民怨可以常情忽也至於天變形于上則非安石口舌所能强下故其後

以天變為不足恤矣曩時爭新法之臣退斥閒地行新法之人盤據要津流民之圖僅見於監門之小官亦可以見祖宗涵養忠厚之氣非新法所能阻抑也雖臺獄之起只以伸報復之讐而權罷青苗體量市易放免保甲天子自是有悔心然後安石遂非之愈堅矣

神宗悔新法之非

熙寧七年詔留常平錢穀先是諸路旱傷有司不能賑

濟上曰若前世法度不問利害如何一一更變豈近理耶

神宗悔變法之非也元祐諸公不能原神宗之悔心以改法乃以母改子之說所以啟後日之紛紛也

罷市易法

熙寧七年曾布罷三司使市易之建布實同之既而揣上意疑市易有弊遂急治呂嘉問市易違法竟坐不實黜呂惠卿秉此擠之也

當安石變法之時以重德元老為安石所忌者韓琦富弼文彦博也以雅望隆眷為安石所排者歐陽脩司馬光張方平也始同終異者曾公亮與升之呉充也力與之爭者唐介也爭而不力者趙抃馮京也樞府不與其謀者呂公著蔡挺也托故依違不言者王珪不與安石異者宰相有絳執政有珪臺諫有惇而已而惠卿曾布之徒皆叛安石者也

罷官賣鹽法

熈寧十年二月立鹽法貼納法三司言鹽法之弊由熈河鈔益額故價賤而芻糧貴今鹽法當改官賣當罷請先收舊鈔印識之舊制河南漕濮以西皆食觧鹽仁宗時官不復榷熈寧初市易司始榷

安石巧於進退

熈寧五年六月安石求退不許先是安石乞一郡上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説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又求去

上曰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惑安石曰陛下以郭逵誕謾故許其辭秦州既而逵譖王韶亦從之誠能照奸而斷以義則無人敢如此六年十一月安石求退不許時有不輔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曰可

自古所患者人主不能信其臣而神宗可謂能深信其臣矣自古人臣常患不得君而安石亦可謂得其君矣蓋安石之虛名實行足以眩人使不用於世天

下後世將惜其泯沒以為當世人主之過矣天下之望歸安石神宗以天下用之既已用之則自當無所疑貳此用人之法也然安石以法之行否為身之去就蓋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褊狹志雖高遠而學凡近足已自聖而狹以為高故其於天下事既以蹤幸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狥私而敗之於後是則安石上負天子非天子有負於天下也

安石雖退而附黨者進

熙寧七年太皇太后皇太后流涕為上言新法不便且
曰安石便亂天下久旱百姓流離上益言新法不便欲
罷之安石不悅求去罷知江寧府以韓絳同平章惠卿
叅政安石薦之也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
神下詔云今法行已見其效而吏或不能奉承朕終不
以吏或違法之故輙為變法
仲淹用則仲淹之法行仲淹去則仲淹之法改安石
之身雖退而安石之法卒不可變何耶蓋安石變法

之罪小用小人之罪大變法之禍止於一時而引用小人其禍無窮惠卿祖安石之意而行之蔡京又祖章惇之意而行之其為禍百年不止也

惠卿行手實法　又行方田均稅法

熙寧七年惠卿行手實法言免役出錢不均出於簿書之不善乎手實者令人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隱落者容告

觀當時行手實之法可以見免役之弊矣然手實法

實太祖戶帖戶鈔之法也方田法即太祖度民田之意也然國初行之則為利民熙寧行之徒見擾耳

安石復相

熙寧八年二月安石同平章事初惠卿恐安石復入出安石私書有毋使上知之語又與絳忤絳白上請復相安石安石聞命不復辭自金陵七日至闕下

安石初入相之心與再入相之心不同其初入相急于變法急于興利不過行其所學耳未知法之弊也

至再入相則明知其弊而遂非矣故文公以為天下之事既以躁率任意而失之于前又以狠愎狥私而敗之於後當矣然安石之法猶出于安石之所見至小人之行新法者特以附安石耳及安石失勢則叛之此小人之常態也司馬温公知之久矣

安石托交趾以文天變

熙寧八年十月彗星出軫求直言安石言晉武五年彗出軫而在位二十八年天道遠所當信者人事而已富

弼言願盡取郡奏擇其衆說所合者力賜施行張方平言人為天地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為之願其事有不合於民者盡罷之十月交趾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救安石怒草詔天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知悔禍咸懷敵愾之氣安石最不信洪範災異之說乃推之於交趾

司馬光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說由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說然神宗之於安石真以衆論為流俗以舊制

為弊法以人怨為常情皆勉強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安石竟不能惑益聖性嚴恭根本於天性而源流於祖考如長江巨濤雖萬折必東已安石知上之不可惑故令州縣不得奏災傷以蔽聰明而旱暵彗星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以常數對而上不之信此安石常數之論不敢發也遂托言交趾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足畏而微意可覩矣自紹聖至政宣奸臣誤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說流禍

尤酷災異不言而羣瑞輒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為瑞雷六月之雪指為瑞雪其視天變若童稚之可侮痛哉

惠卿叛安石　安石復罷相

熙寧九年十月安石復罷相退居鍾山盡元豐不復召用晚於静室中多寫福建子三字初司馬光以書諭之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

者每對客覆王氏者必惠卿也

自治平四年九月安石之召至熙寧九年十月安石之去凡十年之國論皆安石變法之國是也安石之法其始似君子其卒為小人當時之論或以其始而葢其終則謂之君子或以其終而没其始則謂之小人二者之論皆過也安石異端之學耳其始如此其終亦如此豈有始君子而終小人哉葢異端之學其始用也似君子其既用也實小人安石亦告子之不

動心者故力執其説力行其意雖天地鬼神不能使之易也其斷然有所主者不可以富貴誘不可以口舌揺不可以威武脅此亦君子也惟其以老佛之言為妙道而以禮法事變為粗迹離内外判心迹不能明理以勝其私故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遂如此自古異端之學未嘗得盡施於政使楊墨之徒得君專政其害豈減此哉異端之學亦不動心者能守之故謝上蔡曰今人不能養氣安石却能之當時雖多君

子而知君子之道者鮮故皆以安石為正學至於用之不效遂謂安石棄所學而從管商夫安石前日何所學今日何所棄哉其言市易事至瑣屑也安石猶斷然以為所學在此且曰臣不敢負所學為天下立法故也聖明安得不為之惑哉

以王珪吳充同平章事

元豐八年三月上崩壽三十八在位十九年

皇太子即帝位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七